

郑秉谦著

碧海缘

A stylized illustration of a person in a white robe, possibly a scholar or a traveler, standing on a path that leads towards the horizon. The background is composed of broad, wavy bands of green and yellow, creating a sense of movement and depth. The person is depicted in a simple, almost abstract manner, with their features not clearly defined. The overall composition is balanced and evocative, suggesting a journey or a quest.

I247.5
1119

2

碧海缘

郑秉谦著

BK02/12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反映我国东海渔民斗争生活和海洋风情的长篇小说。

本书写了一对青年渔民——海蛮和海妮的曲折离奇的经历和光彩照人的爱情。作者着力渲染的，是人物的心灵与命运，是海岛的风土和民情。

作品将告诉你：海洋是富饶的，一网可以捕上千万斤鱼；海洋是神奇的，白昼如天一般蓝，暗夜如电火一般发光；海洋的子女们心灵是美丽而善良的，海洋的风俗是淳朴而奇异的。

作品将告诉你：长风巨浪是何等可怕，岛上的“鲨鱼”和水中的鲨鱼同样凶残！但是作品也将告诉你：普通的渔夫渔妇们是如何在降伏它们的过程中迸发自己的力量！

责任编辑：龚大章

封面设计：姜士录

碧 海 缘

Bihaiyuan

郑秉谦 著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850×1168毫米1/32·印张13 8/16·插页3·字数310,000

1984年3月第1版

1984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4,800

统一书号：10093·604

定价：1.45元

作者简介

郑秉谦，浙江省建德县人，生于一九三〇年十二月。一九四六年开始发表作品，以诗为主。

全国解放前夕，作者离开学校参加人民解放军，从事新闻报道和人民武装工作。一九五四年，再次发表作品，出版了短篇小说集《柳金刀和他的妻子》和两本文艺通讯集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，作者第三次发表作品，以中短篇小说为主，创作随笔《宝海初探骊龙珠》问世。

作者现为作协浙江分会专业作家，兼文学季刊《江南》编委。



作者一九八〇年摄于哈尔滨

乡土文学中的韵味

刘绍棠

文如其人；文品反映人品，我是相信的。

我读秉谦兄的作品，便常常联想到他的清秀和柔和，但是又有点琐细。他的作品构思周密，笔法细腻，却又显得拘谨，这正象他的为人。

五十年代，我们结下友谊。当时两人都正青春年少；他比我大几岁，兄弟相称。一九五七年，我们被做为“同案犯”而划了右。其实，我们当时总共见过一回面，来往过十几封信。我住在大运河北头的通州，他住在大运河南端的杭州。他一直盼望我能到杭州住几天，可是至今我还没有行动。那个时候，我曾想带着一封介绍信，从通州出发，沿着当年大运河的三千里绰道和长堤，步行到杭州找秉谦去。可惜，反右斗争将我的这个豪兴砸得粉碎。二十六六年后的今天，岁数大了，诸多不便，旧梦难圆了。

月是故乡明，人是故人亲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我们的五七年错划问题都得到改正；历经劫难的友情更加深厚，有如窖藏多年的陈酿。记得在粉碎“四人帮”后不久，我们便互相找到了对方的下落。我在复秉谦的第一封信中，便写道：“江南燕北，天各一方，我们何时能够重逢？南北大运河正在疏濬，君住河之头，我住河之尾，彼此情无限，共饮一河水。重逢终有期，百花齐放时！”果然，不久后，我们便重新

见面了。

一九八〇年三伏时节，我在吉林长春喊出建立乡土文学的主张，得到《新苑》文学丛刊的支持，并且要我给他们编一期乡土文学专号。一个人唱不了八仙过海，我便写信向正在白山黑水间修改长篇小说《碧海缘》的秉谦求援。秉谦完全赞同我的观点，从他的《碧海缘》中选取可以独立成篇的一部分，进行改写，做为中篇小说寄给我。读后我很喜欢，称之为乡土文学中的海味，并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推荐整个长篇小说。秉谦继续将长篇分割成一个个中篇发表，取得读者承认；然后，重新组装润色。可以说，秉谦的这部长篇小说是精工细作的产品。

乡土文学离不开山、水、土地。我是运河边出生长大的农家子弟，写的是河。秉谦写海，却并非海生海长，而是海上人家的女婿。他在东海上的舟山群岛上当兵，娶了一位渔村姑娘，患难与共，白头偕老。于是，他在创作上也和大海结下了不解之缘。五十年代的成名之作《柳金刀和他的妻子》是他的春花，八十年代的长篇小说《碧海缘》便是他的秋实。

此刻，我在青岛海湾的旅舍写这篇序，窗外便是广阔无边的大海。海水斗量，无穷尽时。三十年来，秉谦热爱大海，多情的大海也为他提供了无穷尽的创作素材。《柳金刀和他的妻子》汲取了一斗，《碧海缘》汲取了一石，大海的水量并不见减少，秉谦的佳作也必定接连不断。

我敢预言。

1983年7月25日灯下

有多少形容词在描绘大海的美丽：碧青的，蔚蓝的，清澈见底的，晶莹闪光的，广阔无际的，缥缈浩瀚的……

有多少传说在增添大海的神奇：变幻无常的海市，兴云作雨的神龙，潮音洞前的观世音，巨鳌背上的三神山……

还有多少奇珍异宝在渲染大海的富饶：黄金城与白银阙，水晶殿与珊瑚柱，以及大放异彩的夜光杯与夜明珠……

我所铺陈的故事，似乎并非发生在这个大海里，而又确实发生在这个大海里。

只不过不是神话！

—— · 上 篇 · ——

纤云薄雾迷漫在整个东海上，使缥缈的海洋变得更其苍茫无际与其深莫测了。云雾深处，响着海洋的呼吸——潮水消长的喧响，均匀顺畅，而又从不止息。哗哗！哗哗！从宇宙洪荒的年代起，这里就响着这万古不变的声音。多么辽阔深沉，多么年代悠远的海洋呀！

一只古老的木船，高张赭色的帆篷，悄无声息地从云雾中驶出来。它桅顶是云，舷下是雾，船身也缭绕着云丝雾缕，看起来象一只飘行在云雾中的星汉仙槎。行云卷起，流雾消退，这只船才实实在在地落在蓝灰色的海面上。它半侧着身子，轻快地在海面滑行。船头兴起高高的白浪，船尾翻着象白孔雀尾屏一般撒开的银波。舟山群岛的渔民，在千百年前就这样形容过顺风船的行驶姿态：“前头好象龙划水，后头好似白布堆。”这只船的前前后后，就同渔谚说的一模一样。

雾过天青，刚从大海里升起一半的旭日，象块通红透明的烙铁，在蓝灰色的波浪中浮沉。一眨眼间，它的光染红了海上亿万个浪头，原来这时它已从海中跃起，冉冉飞升，象面大红玻璃盘似地挂在青色的天际。

那古老的木船中的渔人们，发现自己的船与太阳之间，连着一一条通红的、闪闪发光的、宽广而遥远的大路。他们慨叹：大海，大海，它是多么大呀……

这种古老的木船，舟山群岛人叫“背舢舨”。它由一只“娘船”与

两只小舢舨组成。行船时，娘船载着小舢舨前进；捕鱼时，娘船将小舢舨放进大海，让它们齐头并进，拖着网向北拦截南下的带鱼群。

带鱼是种体型特殊的海鱼。它遍体银白，背脊略现青灰，全身象一条阔带子，一般的长一公尺，大的不过两公尺，但也有长达五公尺的“带鱼王”。每年冬天，带鱼都要自北向南，游到台湾海峡附近去越冬。“背舢舨”船群，这时便纷纷出现在东海上，迎头拦截这支“队伍”。

带鱼喜光，但又怕强光；所以它早晨傍晚上浮到水面，而中午又沉入深处。这只“背舢舨”现在就乘旭日东升的时刻，捕起鱼来。

渔民们上身着玄袄褂子，下身穿赭色龙裤，腰里还围着棕丝缆绳。他们高卷宽大的龙裤裤管，赤着脚，在船舷排成一列，用他们蒲扇样的大手，奋力拉着渔网。随着网绳的收紧，船边水波翻腾，浪花四溅，好象突然涌出了一个浅滩。当然外海渔场不可能出现浅滩，这是一大网正在水面下挣扎与拨刺的带鱼。

渔民们自称：力气长在鱼背上！他们一看见鱼，气力猛增，放开粗犷的嗓音，喊着拉网号子：

一拉金来，嗨唷！

二拉银来，嗨唷！

三拉拉个聚宝盆，嗨唷唷！

随着这整齐有力的呼喊，几百斤、几千斤带鱼被倒在舱面上。带鱼性凶，头小、吻长、齿锐，出了水，它们就到处乱窜乱咬，在舱面上乱成一团。带鱼无鳞，浑身敷着一层银白色的粉末（这也是人造珍珠的色泽原料），再加它们乱扭乱动，便使得整个鱼堆发着灿烂的银光，在阳光下耀人眼目。

渔网带上来的海水，立刻在舱面结成一片疙疙瘩瘩的冰凌，

走一步滑一步。海水沾在渔民腰部的缆绳上，在长短不齐的棕丝头上，结成大大小小的冰粒，一动就“叮啷叮啷”响，就象无数串瓔珞在互相碰撞。北风一阵阵吹来，渔民们赤裸着的双足和臂膀上，就象刀割似的疼。但他们看着小山一样的鱼堆，却都面露喜色：东甩洋是多么富饶呀！

东甩洋是东海的著名渔场之一，是各种鱼群回游的必经之地。渔民们把东甩洋的“甩”字，读成“唤”音，有着独特的舟山群岛韵味。

“一竹篙插进东甩洋，一时三刻不会倒！”渔船老大熊伯自个儿嘟哝着。

船上的人马懂得这个不大讲话的老人的意思：他是在形容鱼群的密度！捕渔船上的人员，通常被叫做“人马”；除老大以外的人马，又叫“伙计”。听了老大的话，伙计们灰暗、愁苦的脸上，也不禁泛起了笑容。

渔网又撒进大海去了。一般人马都进“壁壳”去休息了，只有熊伯还在舵位上，驾着渔船冒着凛冽的北风，向北拖网。

东甩洋位于台湾暖流与黄海冷水团的混合水区，是内海水与外洋水的交汇处。冬天水色蓝中带灰，用渔民们的话来说，是“白米米”水色。这正是带鱼索饵的海域。这片海，熊伯是多么熟悉呀：蓝灰的水，蛋壳青的天，金黄的太阳，五彩缤纷，亮成一片。他年轻时，爱把它比做一个美丽而乖张的女郎。但那时他主要看到的是她迷人的美貌，而今天却更提防她可怕的乖张。

海上风向突然转了，南风徐起，熊伯赶紧调整了帆篷的角度。不知什么时候，他棕丝腰缆上的冰粒已化成滴滴答答的水滴，舱板上的冰凌也消失了。天气突然转暖，但熊伯的心却冷了。“一日南风一日暴，两日南风两日暴，三日南风猛虎暴。”这首渔谚猛然浮现在熊伯脑际。渔民们称冬天的南风为“暴娘”——风暴之母，

它一出现必定引来风暴。熊伯作为渔船老大，他既要在产量上向王老板负责，又要在安全上向自己的伙伴承挑担子。

他估了估鱼获量，心里清楚，捕上来的远远没有达到合同规定的数目，他们还该继续捕下去。但是，他素知东甩洋这个美女，说变脸就变脸的。正象渔谣说的：

东甩洋，清水洋，
百尺山头千尺浪，
无风浪载船，
有风船载浪！

东甩洋变了脸后，十分狂暴可怕。千百年来，曾在她的怀中死过多少人呀！

可是，他对气象变化的征兆不理不采，没有下令收网回洋。渔船继续拖网前进，船顶上空“哇哇”地响着海鸥的呼噪。

海鸥是种十分美丽的飞禽。大自然赋予它既温柔又矫健的线条，人们又用最清新的笔触描绘它的秀美。它有最饱满的胸脯，又有最长的翅膀。它灰背白肚、黄喙青腿，色彩淡雅而调和。这时它们一直在熊伯头上盘旋，看见海中有翻白的鱼就争先恐后地直插入海水，衔起它，然后又飞出水面，猛击几下翅膀，立刻又回到了渔船上空。可是不久熊伯发现，这个群体愈来愈小。它们一只接一只悄悄飞走了，飞向东甩洋与内海交接处的海心孤岛——水仙岛。他知道，这是大风将临的又一个征兆，但他仍不下令收网。

乌云一朵接一朵从海洋四周升起，并且飞到天心，就在渔船的上空结成一片乌黑沉重的云层，低低地直压他们的桅杆。

一个后生钻出“壁壳”到舵位上来，他是老大的儿子熊太虎，他低声道：“爹，你看天色……”

“我更得看荡海王的脸色。”熊伯回答。

“渔谚说：‘寒冬腊月乌龟暴，大小渔船都进吞。’爹，我看还是早回雾露岛为是。”太虎嗫嚅着说。东海上，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风暴，渔民们给它们取了各式各样的名称，诸如乌龟暴、观音暴、九头风以及巅和尚过港暴，等等。

突然船头有人惊叫起来：“大将军！”

这引得伙计们都从“壁壳”里一哄而出，立在船头向前眺望。渔船外侧前方，露着一段青灰色木桩似的东西，细看是背鳍；背鳍越升越高，接着出现了一段象覆舟似的背脊——这是一条鲨鱼。它正在这“白米米”水色的渔场上，追逐着带鱼群。它渐渐接近渔船，突然，正对船身，一头沉下水面。渔人们怀疑鲨鱼是有意潜入船底，企图掀翻船只，大家惊呼起来。

但熊伯心不乱，手不抖。他知道鲨鱼正在专心吞食带鱼，轻易不会向渔船发动攻击。果然，过了一会，它钻过船底，在渔船的内侧海面出现了。渔人们见它一摆长尾，翻个筋斗，白肚皮朝天，然后又一扭身子翻了回去——这是它吞食鱼虾时常用的姿态。

一个身穿开花棉袄的伙计，虔诚地向它作了个揖：“大将军，快走吧！”

还有人就从“壁壳”里拿出香烛纸马，烧点起来。船头上出现了一片小小的火光。

鲨鱼又甩了一下尾巴，掀起阵阵波涛，接着就向南飞速游去。

“爹，大将军南逃，北风快要起了！”太虎又说。

“大将军是‘鱼差’……”老人答非所问。

但太虎懂得他的意思。鲨鱼总往小鱼多的地方走，因此哪儿出现鲨鱼，哪儿就有鱼群。这使得渔民们把它说成是海龙王差它押鱼来的“鱼差”。太虎懂得刚才父亲是说：鲨鱼南游固然说明北

风将起，但也同时说明此时鱼群正密集于渔船周围，这是捉“暴头鱼”的大好机会。

“阿爹，这样太危险。”太虎说了，其他人也附和着。

“你们，看看舱……”熊伯又说了，但还是半句头的话。

但大家都懂了，他讲的是舱中鱼还少。他们知道他们的老大只是只蛤蜊，终年闭口；迫不得已时，也大多讲半句头的话。他仿佛把全部力气都留着掌舵、指挥下网和同风暴搏斗。

“看来这回又要倒贴工薪白做了，荡海王这关难过。”伙计们纷纷叹息起来。他们都是王荡海的渔工，他们怕王老板的合同。它上面规定，每出海一次必须捕到平舱的鱼，不够数目就要扣工薪。

“所以，一定要捕‘暴头鱼’……”熊伯枯涩地说。所谓暴头鱼，就是指风暴骤起前一刻密集的鱼群。

全船人马沉默了，他们不得不承认熊伯是对的，因为家里都有嗷嗷待哺的孩子与等米下锅的妻子。

于是，这只船尾插着“雾露 Wang 记”标帜旗的“背舢舨”，便在东甩洋面继续游弋……

大海，这个美丽迷人而任性乖张的女郎，完全收起了微笑，露出她可怕的疯狂而阴狠的面容。

这只“背舢舨”桅顶上，突然响起了“呼喇喇”一声，身穿开花棉袄的伙计惊呼起来：“风向变了！来不及回去了！”

熊伯沉着地命令全船人马收网，将两只小舢舨吊到“娘船”上缚定，准备转舵回雾露岛。这时“娘船”的舱里舱面，都已装满了带鱼，估计已够合同规定的数目。名不虚传的“暴头鱼”，果然网网千斤。

北风猛烈地扫过海面，海水变颜色了：美丽的蓝灰色突然消

失，而代之以不祥的铅黑。平静的海面上骤然出现无数个铅色巨涛，它们象被赶山鞭驱赶着的一群狂奔疾驶的山头。

这只古老的帆船，头顶是黑沉沉的云层，身下是乌洞洞的深渊，而前后左右是铅色的发了疯似的巨涛。全船人马被震慑得一言不发，期待地关切地看着披发奋战风浪的渔船老大。

穿开花棉袄的伙计经受不住这种沉默的压迫，他喃喃自语起来：“我要是昨天跟曲日山和王从龙跳上便船，到剑门渔港去就好了。”

太虎赶快止住他：“阿哥，你少讲几句。不要怕，我爹在海上五十年了，有他！”太虎知道风暴中最怕的是人心乱。

曲日山和王从龙，是半途离开渔船，到剑门渔港去为王老板撑迎亲船的船工，他们奉命准备用一只刚出船厂的新船，把新娘——剑门成福记大渔行的大小姐成君倩载到雾露岛去。他们早一天搭便船走了，看来算逃出了这场灾难。

在黑色的云层下，又不知从何处窜出更贴近海面的浮云，一朵接一朵从这艘船的桅顶掠过。铅色的浪，象一只接一只沉重的铁桶，从舱面哐唧唧扫过。熊伯一个踉跄，几乎被带入海，幸亏他双手牢牢掌着舵牙。他急忙解下自己腰中捆着玄袄大褂的蓝布带，将自己拦腰牢牢地绑在舵牙上，这便万无一失了。然后，他急向全船人马下令：“快绑好家什！”

这时，所有放置在舱面上的家什——船具和渔具，都象获得生命似地到处跑动起来。几个坠网用的斗大的石坠，排成一列，骨碌碌在舱面飞奔，然后一个接一个纵身跳入大海。那情景神秘而阴森，看得人浑身汗毛直竖。

全船人马克制着心头的恐怖，冲出“壁壳”，费劲地同到处奔跑跳跃的家什搏斗着，艰难地将它们一一缚在船上。

“背舢舨”的尾部，船舵象一只活力充沛的、一心想挣脱羁绊的

猛兽，用各种不同姿态反抗着把舵的老大。熊伯为了使渔船迎着浪涛前进，把自己的身体整个儿压在舵牙上，想把舵推向左边。但船舵挣扎着，反抗着，咯咯地嘶叫起来。熊伯嘶哑的声音穿风破浪：“太虎，快，快过来帮我扳舵！”

太虎三脚两步抢到船尾，同父亲一样把身子整个儿压到舵牙上去。船舵在这两个人的重压下，渐渐向左退去，但发出一连串咯咯咯咯的哀鸣。于是，渔船缓缓掉头，迎着浪涛冲去。哗啦一声，穿过浪头，便向前进了。东海渔谚说：“浪如山，船如鸭，浪到船头自会散。”船头迎浪，浪涛自散，渔船就能前进；否则，船舷迎浪，几个横浪就可能打翻船只。

熊伯想在天全黑之前，使自己的渔船抢过磨盘礁航道，进入外海孤屿水仙岛以西的内海，那儿的风浪就小得多。

水仙岛在东甩洋与内海的分界线上，海鸥营巢，人迹罕到。它的北面，是一展几十里的“走沙”。“走沙”出没无定，今天这儿是深潭，明天也许就会变成沙洲，能使船只搁浅与陷没。水仙岛南则是蜿蜒十几里的礁群，狼牙象齿，如蹲暗伏。走沙、孤屿、礁群，自北至南贯穿海上几十里，成为隔绝东甩洋与内海的障碍线。而在这条障碍线之东的东甩洋，常年波涛汹涌。这样，水仙岛这个地方，便被称为“三多”：沙多，礁多，浪多。但每到鱼汛，舟山群岛以及南到福建、北到江苏的几千只渔船，偏偏都赶到这儿来，围绕水仙岛打转。这是因为这里除三多以外，还有一多，就是东甩洋的鱼多。

这条由走沙、孤屿、礁群组成的障碍线，虽然一连数十里，但也有个豁口，就是水仙岛之南、礁群之北的一条水路。水路当中还有一块干出礁，名叫磨盘，潮退全部干出海面，潮来又大半隐于水下，海水终年围着它呼噜噜、呼噜噜打转，人们管这里叫磨盘礁航道。

熊伯的“背舢舨”，就想在天黑前抢过磨盘礁航道，进入内海。

但现在他们离磨盘礁航道还远，还在巨浪排空的可怕的东甩洋里。由于突然变成一头猛兽的船舵的捣乱，船头有时就是转不过来，不能正对浪来的方向，于是船舷便遭浪涛横扫。渔船在这时便变成了半只剖开的蛋壳，被巨浪抛过来、掷过去。长时间的乱颠乱跳，连老于风浪生涯的捕鱼人也忍不住要呕吐了。

穿开花棉袄的伙计，将头伸出“壁壳”，吐完胃里泛出的东西后，忍不住问：“谁在掌舵？”他以为只有生手掌舵才会弄成这样。

不料在舵位上回答的仍是熊伯，他说：“天老爷在掌舵！”

“渔船到哪里了？”这个伙计又问。

“已经到龙宫门口。”熊伯回答。

太虎听到久经风浪、从来临危不惧的父亲都这么说了，心慌起来，他觉得需要另想办法了。

渔船加倍疯狂地旋转着，暴跳着，更多的人将头伸出“壁壳”呕吐，他们纷纷放声向船老大高喊：“放镇浪油！镇浪油！”

太虎离开舵位，冲进“壁壳”。片刻之后，他和原来身穿开花棉袄的伙计，都只穿着内衣，各人手持一个油球，跳到舱上。所谓油球，是蘸饱了油的棉袄。他们准备抢到船头，将两个油球从船身两侧挂进海里。水手们都知道，油漂到海面，就会在船身四周造成一块浪涛较小、比较平稳的水面。

这时熊伯向后一看，发现沉沉暮色中，正有几只渔船，随着他的“背舢舨”艰难地行进。它们一会儿跳上浪峰，连船底也依稀可见；一会儿跌下浪谷，只剩几支摇晃着的桅杆露在水面上，象溺水者呼救的手臂。熊伯不忍心了，他透过风浪的咆哮向儿子喊：“后面有船……”

熊太虎当然理解父亲的意思：油可以镇浪，但会造成后面水